

〔金〕趙秉文 著
馬振君 整理

趙秉文集

黑龍江大學出版社



趙秉文集

[金] 趙秉文 著
馬振君 整理

黑龍江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趙秉文集 / (金)趙秉文著,馬振君整理. -- 哈爾濱: 黑龍江大學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81129-749-2

I. ①趙… II. ①馬…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金代 IV. ①I214.6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21280 號

趙秉文集

ZHAOBINGWEN JI

[金]趙秉文 著 馬振君 整理

責任編輯 張懷宇

出版發行 黑龍江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哈爾濱市南崗區學府路 74 號

印 刷 哈爾濱市石橋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張 35.5 插頁 2

字 數 505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1129-749-2

定 價 90.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本社聯系更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趙秉文畫像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一

大學

原教

夫道何爲者也總妙體而爲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傳道之謂教教有方內有方外道不可以內外言之也言內外者人情之私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體窮理盡性語夫形而上者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用開物成務語夫形而下者也是故語夫道也無彼無此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吳重熹
《石蓮齋彙刻九金人集》本，光緒二
十九年癸卯（1903）刊。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王源謙

德堂《幾輔叢書》本，光緒五年己
卯（1879）刊。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一

幾輔叢書

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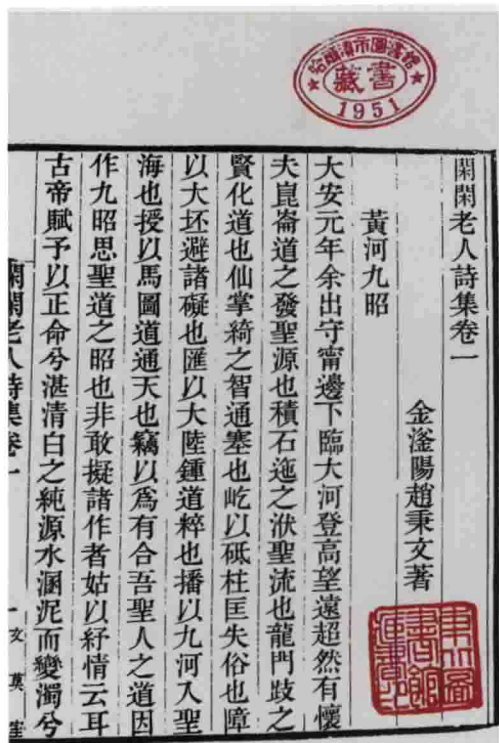
原教

金滄陽趙秉文著

夫道何謂者也總妙體而爲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傳道之謂教教有方內有方外道不可以內外言之也言內外者人情之私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體窮理盡性語夫形而上者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用開物成務語夫形而下者也是故語夫道也無彼無此無小無大備萬物通百氏聖人不私道道私聖人乎哉語夫教也有正有偏有

閑閑老人詩集八卷金趙秉文撰秉文字周
 濠陽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官終禮部尙書
 甚夥皆不傳此集詩文共二十卷乃知不足齋
 藏之本與汲古閣藏書目錄合 四庫提要所謂內集
 者也楊文獻濠水集引謂公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
 十卷然閑閑自訂之本在元光二年是集多載正大以
 後諸作此蓋後人所哀輯非原書也閑閑以道德文章
 主盟一世故楊文獻元遺山輩以韓歐當之然其爲文
 不甚講繩尺詩則卓然大家爲金源之冠劉祁歸潛志
 稱其於詩最細於文頗麤閑閑亦自謂今日後進中作

《閑閑老人詩集》，王樹楠《陶
 廬叢刻》本，光緒十三年丁亥
 （1887）刊。



平世元通攝時象
 本第三化本已得
 中四首中一拜
 源洲未得
 未計歸至
 有能就歸
 雄陽趙寨可重
 天閣六馬圖觀
 其筆澹圓熟
 清勁度越儒
 侶向時中於梵
 林精舍覽一
 貴家寶藏韓
 幹畫明皇射

幹畫明皇射
 庶并試馬二
 圖乃知少陵丹
 青引為寶錄
 也用筆神妙
 凜然有生氣
 信乎人間神
 物今歸之
 越邸不復
 見如襄城王
 持此圖
 決以乃乃自

款亦明字間
 耳霖在
 去宋時待
 詔今日藝苑
 中無此六者
 惜乎翰生之
 絕其因
 題此側云開
 醉中殊之
 為何平語如
 庚辰七月
 日

題趙霖《昭陵六駿圖》後

整理說明

大金帝國自公元一一一五年建立，至一二三四年為南宋與蒙古聯軍所滅，持續近一二〇年，雖國祚不永，但百多年間女真民族從一個文化荒漠的野蠻民族漸趨文明開化，以至創造了融合渤海國、遼、宋、金源為一爐的一代文化，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薛瑞兆先生所言，金代文化在數學、醫學、諸宮調、北曲雜劇、語言學、北方儒學、詞創作、女真和其他民族的學者成批涌現等八個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一)，是中華民族歷史與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值得我們加以充分研究并大書特書的。

研究古代的文化，必須以留傳下來的文獻為主要依托，而一代有一代之文獻，金代的文獻無疑是全方位研究有金一代所不可或缺，然而由於改朝換代等種種復雜原因，金代文獻留傳到現今已很少了。據不完全統計，現存金代古籍約一五〇種，而現存金代版刻文獻則僅不到四十種，還有一部分金代文獻則或借方志以存，或勒金石以傳，發散分布，難以統計完全。這種情況使金代的相關研究處於不利的境地。再加上女真民族的夷狄身份，使得一直以正統自居的華夏中原文化圈將之貶損再三，甚至直到現在仍然未改變這種情況。而這種不公平態度與金代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對等的。有感於此，現代許多學者已經把研究興趣轉移到金代，其中有關金代文學方面也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就。僅就文獻整理而言，就已經有《全金詩》、《全遼金文》、《全遼金詩》、《元好問全集》、《遺山樂府校注》、《淳南遺老集校注》、《李俊民集、楊奐集、楊弘道集》等。在流傳極少的金代別集中，被目為『金士巨擘』的趙秉文的《閑閑老人滏水文集》（以下簡稱《滏水文集》）是保存完整、版本衆多的一部重要文獻，在認識金代文學、歷史與文化等方面，具有十

分重要的價值。

一

趙秉文（一一五九—一二三二），字周臣，號閑閑，磁州滏陽（今河北磁縣）人。登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一一八五）進士第，歷仕五朝，官至六卿。對於他的歷史地位，元好問作出了全面評價：「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黨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汨于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唯我閑閑公一人。」（三）楊雲翼則稱「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四）。當代學者張晶先生也高度評價說：「（趙秉文）是金代中葉的文壇盟主。在大定、明昌時期已秀出群倫，到南渡以後更是詩界領袖。」（五）可見，對於趙秉文在金代文壇上的地位，歷來評價都是很高的。

趙秉文的文學成就，劉祁說：「趙閑閑平日字畫工夫最深，詩次之，又其次散文也。」這是很中肯的。元好問的評價更爲具體：「大概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則沈郁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五）由劉祁和元好問的評價及趙秉文的創作實際可知趙秉文創作成就最大者當屬詩歌，其創作實績和理論，對當時文壇影響也最深。《滏水集》中詩歌部分爲卷三到卷九，加上佚作，大概有六五〇首之多，是金代作家中除元好問外作品傳世最多者。他的詩歌以七言古詩的成就爲最大，氣勢磅礴，有洪鐘大呂、鏗坎鏜豁之聲韻氣象，如《遊華山寄元裕之》詩，健筆縱橫，爲讀者造出奇麗宏大之境，特別是結尾「君且爲我挽回六龍轡，我亦爲君倒却黃河流」二句，更顯大胸襟，大氣魄，歷來爲人所稱。其絕句之作，成就僅次於七古。大多寫

得婉轉流麗，富於動態之美。如《湧雲樓雨二首》其一云：『片雲頭上一聲雷，欲到冠山風引回。窗外忽傳林葉響，坐看飛雨入樓來。』雲之倏去倏來，雨之驟然而至，皆極富動感。至於他的五七言古、律之作，也多得前人之趣。

總的來說，他的詩歌創作充分體現了他作詩不專主一家的主張，學唐仿宋，不拘一格，『趙閑閑教後進爲詩文則曰：「文章不可執一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²⁾他主張作詩要宗法古人，從古人中人，然後才是創新。所以他的創作中擬作很多，甚至有很多直接用古人原句者，或全襲其詩旨詩意者，因此，時人李之純等常以此詬病。但瑕不掩瑜，趙秉文的宗唐學宋，轉益多師，使得他能『自樹立于漢唐』，成爲有金一代屈指可數的一流詩人。

《滢水集》中有文十三卷，共一五四篇，加上清末孫德謙補遺之十一篇，《全金文》中一篇，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卷二跋一篇，《草書韻會引》、《彌陀懺贊》、《禪苑蒙求引》、《題昭陵六駿圖後》，總有文一七一篇。趙文文學性最高者，當屬記類，如《遂初園記》一文，清妙淡雅，情趣天然，爲金人文中不可多得之佳作。其次是書信類，其《答李天英》一文反映了他的文學主張，爲歷來文論家所重。再次是他的題跋，因趙秉文本身即爲造詣精深的書畫家，所以其跋或談書學，或言畫理，是書畫理論寶庫中不可或缺的資料。再次是他的奏表、冊文、政論、墓表類文，這些文章雖然帶有一定的模擬氣息，但却是瞭解金代歷史的重要史料。最後是他的賦作，這些作品是趙文中模擬氣息最重者，牛貴琥先生在談到金代詩文普遍存在空疏的毛病時說：『趙秉文雖在《陪趙文孺、路宣叔分韻賦雪》中說「力除鹽絮俗，改事文章機」，走的却也是模仿古人的路子。其《詠歸辭》完全是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的句式和佈局；《湧雲樓記》句子仿《蕪城賦》，意思仿《岳陽樓記》；《黃河九詔》、《棲霞賦·送道人還山》模仿《楚辭》，却仿得既死板又風格不統一。』⁽⁷⁾趙文與趙詩一樣，都很突出地體現了尚模仿的特點。

趙秉文的詞作留傳至今者共有十二篇。觀其詞作，走的是蘇軾的路子，如《水調歌頭》、《大江東去》、《缺月挂疎桐擬東坡作》模仿的痕迹很明顯。但他的《青杏兒》一詞則洗盡鉛華，婉約雋永，置宋人婉約詞中，當無愧色。

趙秉文雖然難與唐、宋大家比肩，但在有金一代，稱其為一流文人還是很中肯的。透過他的詩文詞，正可更好瞭解那一時代的文學風尚和價值取向。除此之外，他的文集還是我們瞭解有金歷史的極其重要的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

如貞祐南渡，是金代歷史中具有轉折意義的大事，當中都城被蒙古軍隊重重包圍之時，金國內部一籌莫展，于是不得不征召義勇，誓死衛國。田琢即在此時挺身而出，《金史·田琢傳》記載：『田琢，字器之，蔚州（金時屬西京路大同府）定安人。中明昌五年進士，調寧邊、在平主簿，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丁父憂，起復懷安令，補尚書省令史。貞祐二年，中都城被圍，琢請由間道往山西招集義勇，以為宣差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度使事，經略山西……』^{（八）}又《歸潛志》：『田總管琢，字器之，蔚州人，少擢第，為省掾。貞祐初，北兵圍燕，器之慨然求見，願出招鄉里義兵守要衝，宣宗壯之，擢同知蔚州節度使。……南渡，駐軍陳州。久之，命守華州，領節度使，戰潼關下。……張林之變，逐器之，以城北降，朝廷召之，將加罪，道發疽，卒。趙閑閑有《送器之》詩云……』^{（九）}由此可知，田琢出守乃貞祐二年。趙詩卷四《從軍行送田琢器之》稱揚『田侯落落奇男子，主辱臣生不如死』，寫出其慷慨赴死之決心。全詩悲壯雄渾，渲染出那一刻動人心弦的氣氛。歷史敘述是平淡的，而詩却給歷史渲染上藝術的色彩。又詩中有『鉤鈐一夕妖星過』句，《金史·宣宗上》：『（貞祐二年十一月）辛巳，熒惑犯房宿鉤鈐星。』^{（十）}則具體時間當在本年十一月辛巳日之後。貞祐二年為一二一四年，辛巳日為二一日，由此可知田琢赴職當在一二一四年十一月二一日後。這樣歷史事件的時間就更加精確了。

再如，爲應對南宋叛盟而發動的『開禧北伐』，金章宗於泰和六年發動了伐宋之戰。《金史·章宗四》：『（泰和六年）五月壬午（初二），宋李爽圍壽州，田俊邁入蘄縣，秦詵攻蔡州，防禦使完顏佛住敗之。又入金城海口，殺長山尉，執二巡檢以去。甲申（初四），太白晝見。丙戌（初六），以宋畔盟出師，告于天地太廟社稷。丁亥（初七），親告于衍慶宮。戊子（初八），平章政事僕散揆兼左副元帥，陝西兵馬都統使充爲元帥右監軍，知真定府事烏古論誼爲元帥左都監。辛卯（十二），以征南詔中外。』⁽¹⁾由上述史料可知，金人攻宋，是因爲宋背盟而攻金。金軍攻勢十分凌厲，但也因戰線太長和宋人的頑強抵抗而不得不退軍，《宋史·寧宗記》：『（開禧二年十一月）戊子（十一），金人犯廬州，田琳拒退之。』⁽²⁾丙申（十九），金人去廬州。』⁽³⁾金人此次南伐，前後圍困廬州城九天。後轉戰東北，《金史·仆散揆傳》：『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⁴⁾滁州之戰，名勝多毀，其中就有歐陽修所建之醉翁亭。醉翁亭在滁州西南，《滌水集》卷三《遊醉翁亭》詩有『歲暮少風雪，回祿稍擅權。海內有此亭，奪去寧非天！中有不壞者，斷碑猶宛然。逋民半吳越，過客多幽燕。樹根落斷崖，聊挂從軍鞭。鳥啼空落日，野色愁寒煙。月上人歸盡，山空水濺濺』句，其中的嘆惋與無奈溢於筆端，而詩的史料價值也突顯出來了，一亭之興毀，折射了國家之興衰與戰爭之殘酷。

再如集中卷七有《張清獻公慶八十壽》詩，清獻公即張暉，《金史》卷一百六有傳，但并未言其有謚。據《滌水集》卷十一《張文正公碑》和卷十二《張左丞碑》知張暉謚清獻，這就彌補了史書之缺失。集中的奏、表、碑、傳更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可以與《金史》、《歸潛志》等史籍相互印證，史料價值是很大的。史學價值之外，我們還可以通過《滌水集》瞭解金代的風俗與文化。

金代的皇帝每當春秋兩季都要舉行田獵活動，春天的田獵活動稱爲『春水』。關於『春水』的記載，《金史》中非常多，『據《金史·章宗本紀》記載，章宗「春水」漁獵多達十一次。每年春季，攜帶后妃、宗室、大臣及隨從，駕臨「春水」巡遊之地，捕獵天鵝。「其從春水之服，則多鵝捕鵝，雜花卉之

飾」(《金史·輿服志下》，中華書局，一九七五，九八五頁)。(十四)對此，集中卷三《春水行》詩『光春宮外春水生，駕鵝飛下寒猶輕。綠衣探使一鞭信，春風寫人鳴鞘聲。龍旂曉日迎天仗，小隊長圍圓月樣。忽聞疊鼓一聲飛，輕紋觸破桃花浪。內家最愛海東青，錦鞵掣臂翻青冥。晴空一擊雪花墮，逕延十里風毛腥。初得頭鵝誇得雋，一騎星馳薦陵寢。歡聲沸人萬年觴，瓊毛散上千官鬢。不才無力答陽春，羞作長楊侍從臣。閑與老農歌帝力，歡呼一曲太平人』，就是最爲生動的記載。

北方氣溫寒冷，爲了取暖，北方人在室內搭建了火炕，這對南方人絕對是個新鮮事物。關於火炕，古人詩文里記載不多，而趙秉文却將其寫入詩中，集中卷五《擬東坡謫居三適》第三首《夜臥炕暖》：『京師苦寒歲，桂玉不易求。斗粟換束薪，掉臂不肯酬。日糴五升米，未有旦夕憂。近山富黑豎，百金不難謀。地炕規玲瓏，火穴通深幽。長舒兩脚睡，暖律初回鄒。門前三尺雪，鼻息方駒駒。田家燒柁柮，濕煙泫汨流。渾家身上衣，炙背曉未休。誰能獻此術，助汝當衾裯。』從『地炕規玲瓏，火穴通深幽』可知，平地壘起的火炕外形方正規矩，炕面下是曲折深邃的火道。生火做飯的同時，也把火炕燒得滾熱，人睡在上面十分暖和，所以詩人說『長舒兩脚睡，暖律初回鄒』，看得出，睡火炕確是件愜意事。再如卷三《松糕》一詩也反映了北方特殊的食品製作風俗。類似這樣的詩文還有很多，仔細揣摩，對於認識金代風俗是很有幫助的。

總之，趙秉文的《滏水文集》作爲留傳至今的金代文獻之一，對於瞭解和研究金代的文學、歷史、文化，是非常珍貴的，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

二

趙秉文於元光二年(一二二三)初編《滏水集》。劉祁《歸潛志》記載：『趙閑閑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李純甫號)，頗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滏

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道》、《性》。楊禮部之美（雲翼字）爲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爲二家（指佛、老）所作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於世。^{（十五）}可知，趙秉文晚年自編《滏水集》分內、外二集，共三十卷。內集二十卷，外集十卷。趙秉文所刪去的後集或外集由方外友少林僧人英粹中刻印，惜現已亡佚。是集編定后，楊雲翼爲之序，序末云：『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冬十有一月庚戌日，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臯落楊雲翼序。』由此可知作者自己初編《滏水集》的時間。

最早將《滏水集》付諸剞劂的是金代的張存惠。據清楊紹和撰《楹書隅錄續編》：『庚辰仲春，得楊文敏公家藏晦明軒刻本，影抄一本，始三月朔日，畢六月既望，通八冊。盛記。（按，盛即葉盛。盛字與中，昆山人，明正統乙丑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謚文莊，事迹具《明史》本傳。）』『《滏水文集》八卷（冊），葉文莊公影錄金源舊槧，晦明軒本也。予得諸友人孫氏唐卿，時在萬歷三十六年冬十月。通常道人。』這裏所言之『晦明軒』爲金元之交平水張存惠的印社，張存惠爲金末一大出版家，印行出版多部古籍，所刻至今猶有傳世者。由上述資料可知，作者本人于元光二年六四歲時曾親編文集，張存惠晦明軒本蓋即據作者自編之本刻印。此本至明正統和萬歷年間還有傳世，大概亡於明末清初。晦明軒本因爲印行得早，所以元光二年以後的作品當不在內。繼晦明軒本之後，元代平水王氏中和軒又刻印出版了《滏水集》，從時間上看，大概此本會收錄元光二年之後的作品。綜上可推測晦明軒本、中和軒本是後世幾十部抄本的源頭。（也可能同時還會有抄本流傳，但至今并未發現金元抄本。）

但是兩種金、元刻本早已不可見了，現傳世之本共有四十多種，多以抄本流傳，而刻本則只有清代王灝的《畿輔叢書》本和吳重熹所刻《石蓮盦彙刻九金人集》本，排印本則有《叢書集成》初編本和《國學基本叢書》本。關於是集的版本及其流傳，北京師範大學的劉暢已在她的碩士論文中論證得很清晰了，可參見本

書『附錄五』相關部分，茲不贅述。根據整理者自己的校勘實踐和參考劉暢同學的論文，本次整理，確定以明汲古閣精寫本爲底本，因爲這是現存各本中時代較早而寫校亦精的本子，對校本主要有四個，分別爲《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畿輔叢書》本和《石蓮齋彙刻九金人集》本。按，此本後附兩卷校札記，首列參校諸本有：秀水曹倦圃溶鈔本，是書以此爲原；長洲何義門焯、小山煌校本，陳通聲過錄；定州王文泉灝校本，張壬林過錄；新城王晉卿樹楠刊本；仁和朱修伯學勤鈔本；畢節路訪巖朝霖校本。）、摘藻堂《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參校本爲《中州集》、《歸潛志》、《永樂大典》、《四庫全書考證》。現對各版本描述如下。

底本

《四部叢刊》影明汲古閣本《閑閑老人滄水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爲元好問撰《墓志銘》。卷首有《金史》本傳、楊雲翼《滄水文集引》。目錄爲詳目。書名頁自右向左書寫『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八字雙行，最右標『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八小字。書名頁後牌記爲『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湘潭袁氏藏汲古閣精寫本』雙行二十字。原汲古閣本半頁九行，行十九字。花口，中鐫『滄水集』并卷數；單魚尾，四周單邊。此本是現存各版本中較早者，如此則其更近于原來面貌，故以其爲底本。

對校本

（一）薈要本：即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於二〇〇五年出版之『摘藻堂《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書名《滄水集》，二十卷，附錄一卷，亦爲元好問所撰《墓志銘》。卷首爲四庫館臣撰《提要》。目錄爲簡目。半頁八行，行二十字。（注多誤入正文）花口，鐫『欽定四庫全書』；上黑魚尾，中左鐫『滄水集』三字，

右鐫卷數，中下鐫頁數；下爲單線魚尾。四周文武欄。字體近顏蘇。或一卷、或數卷於卷末出校記，或書總校官、校對官、謄錄監生等人名，并鈐篆書『摘藻堂全書薈要寶』陽文朱方印及篆書『乾隆御覽之寶』陽文朱橢圓印。卷首鈐篆書『摘藻堂』橢圓陽文朱印。此本文字質量視四庫本爲優。

(二) 四庫本：此本爲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八七年出版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書名《淦水集》，二十卷。卷首有詳目，目後爲楊雲翼之《淦水集原序》。半頁八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花口，鐫『欽定四庫全書』，上爲黑魚尾；中左鐫『淦水集』三字，右鐫卷數，中下鐫頁數；下爲單線魚尾。四周文武欄。第一卷首鈐篆書『文淵閣寶』陽文朱方印，卷尾鈐『乾隆御覽之寶』陽文朱方印。

(三) 畿輔本：清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定州王氏謙德堂《畿輔叢書》刊本。書名《閑閑老人淦水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元好問撰《墓志銘》；補遺一卷，清末孫德謙補。半頁十行，行廿二字，小字雙行同。粗象鼻，線魚尾，版心鐫書名、卷數、頁碼。此本校勘詳審，爲善本之一。

(四) 吳本：全稱爲《山東海豐吳氏石蓮盦彙刻九金人集》，二十卷，清吳重熹刻。書名頁題《淦水集》，目錄頁題《閑閑老人淦水文集》。吳重熹撰、楊守敬整理劄記一卷。半頁九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白口，黑對魚尾，中鐫『淦水集』及卷數，下鐫頁碼（各卷單起）；牌記爲『光緒癸卯海豐吳氏校梓』。書中鈐有篆書『曹溶』陽文朱方印、篆書『樵李曹氏藏書印』陽文朱橢圓印、篆書『吳焯』陰文朱長方印。

參校本

(一) 中州集：全名爲《中州鼓吹翰苑英華》或《翰苑英華中州集》，毛晉汲古閣刻本，二函十二冊。正本十卷，樂府集一卷，目錄一卷。半頁八行，行十九字；花口，鐫『中州集』，線魚尾，中右鐫卷數，中左爲頁碼，下鐫刻印單位『汲古閣』。卷三爲趙秉文詩集。共收詩六十三首。其中有些詩文句較底本爲佳。

(二) 歸潛志：金劉祁著、崔文印點校，中華書局出版。亦錄有趙詩二十六首。其收詩曾爲『畿輔本』取校，今亦取之參校。

(三) 大典：《永樂大典》中所載詩文詞簡欄大典。

(四) 考證：《四庫全書考證》中的校勘記簡欄考證。

關於出校原則與方式，略述如下：

原則：

〔一〕儘量不改動底本，若底本誤，則于正文改正并出校；若底本不誤，則僅兩通者出校。

〔二〕充分利用前人校記成果，于校記有參考價值者酌情轉引。如吳本於集後所附之校記，採用時標示『吳校』。

〔三〕文字處理：

(一) 異體字和通假字。異體字徑改，不出校（專名中的異體字則盡量保留）。底本通假字保留，不出校。

(二) 避諱字（如『玄』）、混用字（如日—曰、己—巳—已、汨—汨等）、明顯筆誤，則徑改。

校記用語：

校記力求簡明扼要，只列有異文之字、詞、句，視情況分別標以『作』『衍』『脱』『訛』『倒爲』等語。若僅底本異文或訛，而諸本皆同，若需出校則不再單列各本，只總括曰『諸本』；若改動底本，則校語作『今從諸本改』。每首詩單出校記，組詩亦然，總題校記列第一首下。